

Fuermosi Tananji

Fuermosi Tananji 福尔摩斯探案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巴斯克维尔的
猎犬

Basikeweier de
Liequan

戎勇/编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Fuermosi Tananji

福尔摩斯探案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巴斯克维尔的 猎犬

戎 勇/编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 (英) 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
著; 戎林, 戎勇编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3. 1
(福尔摩斯探案集)
ISBN 7-5396-2213-X

I. 巴… II. ①柯… ②戎… ③戎… III. 侦探小说—
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933 号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英)柯南道尔 著 戎林 戎勇 编译

责任编辑:徐家庆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4.375

插 页:2

字 数:9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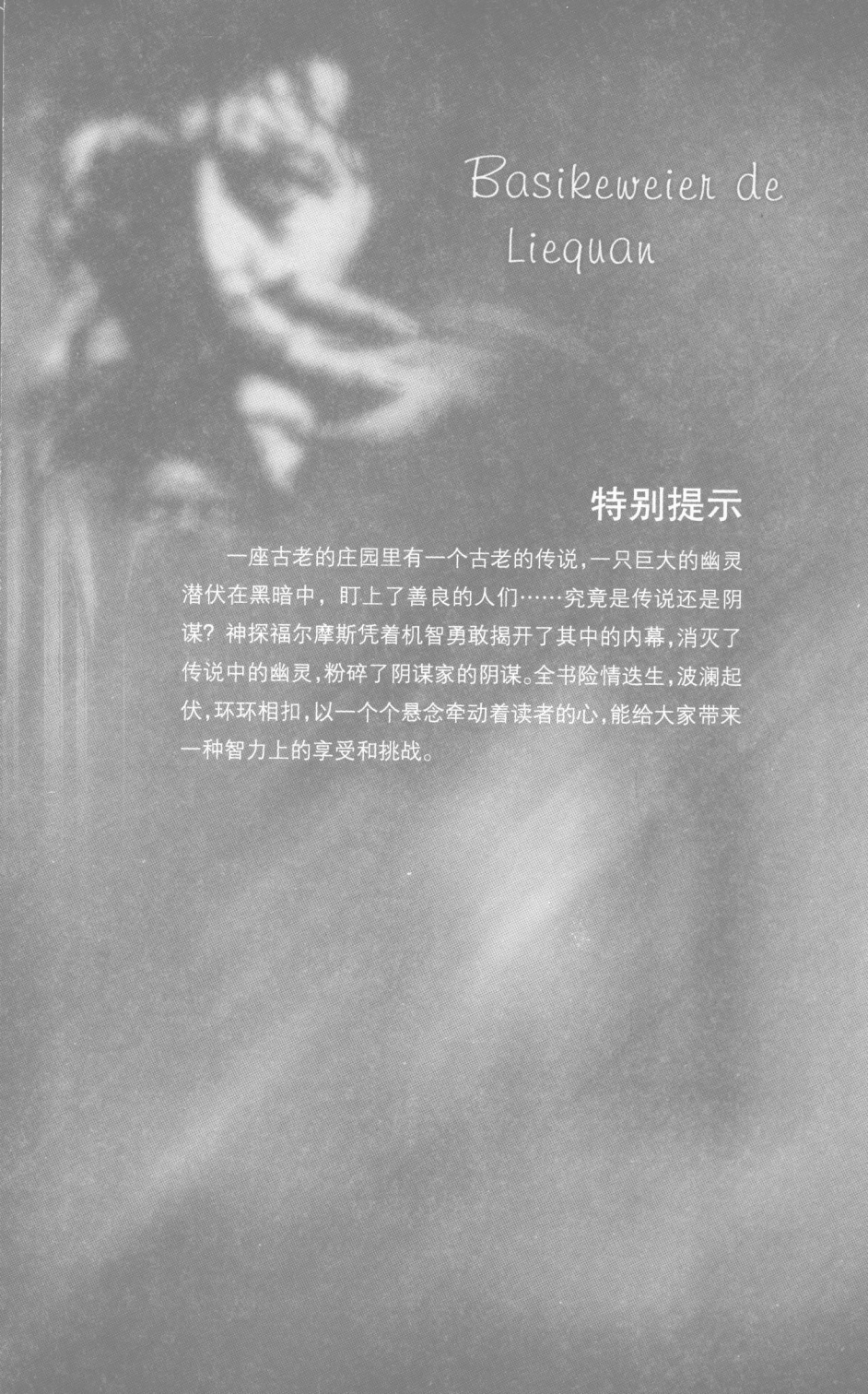
印 数:8000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213-X

定 价: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Basikeweier de Liequan

特别提示

一座古老的庄园里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一只巨大的幽灵潜伏在黑暗中，盯上了善良的人们……究竟是传说还是阴谋？神探福尔摩斯凭着机智勇敢揭开了其中的内幕，消灭了传说中的幽灵，粉碎了阴谋家的阴谋。全书险情迭生，波澜起伏，环环相扣，以一个个悬念牵动着读者的心，能给大家带来一种智力上的享受和挑战。

目 录

目 录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1
神秘的跟踪人	63
死而复生的侦探	79
古老的仪式	94
心怀鬼胎的病号	108
爬 行 人	121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1

神奇的推断

由于工作到太晚，我和福尔摩斯很迟才起床来到餐厅。昨晚不知哪位客人把手杖忘了带走，福尔摩斯拿起手杖看了看笑着说：“这肯定是个健忘的家伙，华生，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根据这个手杖，猜猜它的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根精致的手杖掂在手里很沉，一看就知道是槟榔树木做的，手杖顶端有个疙疸，下面是一圈很宽的银箍，宽度约有一英寸，上刻“送给皇家外科医学院学士摩梯末——C. C. H. 的朋友们 1848 年赠”。

“这还用猜，它的主人肯定是个私人医生，从手杖的磨损程度来看，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要是病人送的话，就说明这位医生年岁较大，并且受人尊敬，遗憾的是咱们没有遇到他，所以我也不能肯定猜的对不对。”

听完我的话，福尔摩斯露出了鼓励的神色。

我清了清嗓子接着说：“我还认为，他很可能是位乡村医生，而且出诊时多半步行。”

“为什么？”



“手杖虽然很漂亮，可是已经磕碰得很厉害了，一位在城里的医生不可能拿着它到处跑的，否则会觉得太寒酸；再说手杖下端的厚铁包头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这又说明它伴着主人走过很多的路。”

福尔摩斯说：“完全正确！”

“还有，那上面刻着‘C. C. H. 的朋友们’，我猜，大概是个猎人会组织的人送的，因为猎人一词的头一个字母是 H，他可能曾给当地的某个叫 C. C. 的猎人会的会员们做过一些外科治疗，所以他们才送了他这件小礼物表示酬谢。我只能猜到这些了。”

“华生，你真是大有长进。”福尔摩斯赞许地说，“其实，你的能力很强，你的推断激发了我的想象，这的确让我感激。”

福尔摩斯一席话，让我受宠若惊，我采用的推理办法完全是参照福尔摩斯的思维方式，获得他如此大的赞誉，我感到有一点骄傲。

福尔摩斯放下了纸烟，从我的手中接入手杖，走到窗前用放大镜仔细察看起手杖。

望着福尔摩斯专注的神情，我自负地问道：“没漏掉了什么东西吧，我相信我没有把重大的地方忽略掉。”

“亲爱的华生，恐怕你的结论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不过坦白地说吧，是你激发了我的想象，当我指出你谬误之处的时候，实际离真理就接近了几分，你估计这是一位乡村医生，而且常常步行，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往后，我们的意见就不同了，送给这位医生的这件礼物，与其说是来自猎人会，倒不如说是来自一家医院，因为医院一词的开头也是 H，而‘C. C.’很容易让人想到城里的查林医院的缩写。”

“也许是你对了，就算‘C. C. H.’所指的是查林十字医院，那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福尔摩斯点燃了烟卷，深深吸了一口：“华生，你只要再往下认真考虑考虑，可能离答案就不远了。我得到的结论就是这位医生在下乡之前曾在城里行过医，因为他要离开医院了，同行们才送给他这个手杖，可又为什么要离开查林医院？原因不应该太复杂，简单地说，这位医生到乡下去开私人诊所了。”

凭心而论，仅凭一根手杖，就能猜到这么多，我对福尔摩斯的推断将信将疑。

福尔摩斯并没有留意我的神色，继续说道：“那他又为什么要放弃城里这么好的条件，而跑到偏僻的乡下呢？一个在城里有名望的医生不可能到乡下去受苦的，从这点，我们又能猜到他不是主要医师，可医院的医生送他这么昂贵的手杖又表明了这位医生的地位属于中流，那么他就只可能是个外科医生或者是内科医生——地位稍稍高于医学院最高年级的学生；手杖上的日期表明他是5年前离开医院的，因此他不可能是个老医生，只能是个不到30岁的青年人，而且他养了条狗，手杖中间狗的牙印就证明了我的观点。”

神了，真神了，福尔摩斯的本事就在这儿，他往往能凭借一丝蛛丝马迹就能推断出让人不可思议的答案来。就在我不知如何回答问题的时候，门外响起了狗叫声，紧接着是个30来岁、邋遢的年轻人闯了进来：“谁看见我的手杖啦！”

这位典型的乡村医生让福尔摩斯得意极了，他往长椅上一靠，朝天花板吐了个大大的烟圈。

“我叫摩梯末，谁看到了我的手杖啦，那可是珍贵的纪念品。”这位年轻人依旧大着嗓门，在餐厅里四处吆喝。

福尔摩斯直起身子：“年轻人别着急，你的手杖在这儿！”

看到手杖，摩梯末放心了。了解摩梯末的情况后，我不得不

不对福尔摩斯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把刚才同福尔摩斯做的游戏全部告诉了摩梯末。摩梯末也觉得匪夷所思，当我向他介绍福尔摩斯时，他瞪大了眼睛：“您真的是福尔摩斯？是犯罪问题专家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微微欠了欠身子说：“有假包换！”

“太好啦，我正找您，求您帮我办件事！或许您也会对这件事感兴趣。”

2

幽灵再现

摩梯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手稿，摊开放在桌上。

福尔摩斯瞧瞧手稿，耸耸肩说：“哎唷，这部手稿可真有年头了，我没猜错的话，肯定是18世纪初期的，否则就是假造的。”

摩梯末激动地说：“好眼力，您说的一点不错，这份1742年的手稿，是祖传的家书，巴斯克维尔爵士交托给我的。我是爵士的朋友，又是他的医生，可是三个月前他……他死的真惨，这个意志坚强的人竟是这样的结局，和手稿里记录的几乎一模一样。现在，小镇德文郡的人只要一谈到这事，就非常害怕。”

福尔摩斯接入手稿，把它平铺在膝头上，认真看起来。

手稿已经泛黄，字迹也退了色，手稿的顶上写着“巴斯克维尔庄园”，再下面就是潦草的数字“1742”。手稿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件事是我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而我父亲又是听我祖父说的。儿子们，但愿你们相信，神灵会惩罚有罪的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人，所以有罪的人必须忏悔，以求神灵的宽恕。你们知道这件事后，也不用因为前辈们所种下的恶果而恐惧万事，只要对得起良心就行了，否则咱们家族过去深重的痛苦将重新落在败落的后代身上。

大叛乱时期，巴斯克维尔大厦的主人是修果·巴斯克维尔，这是个卑俗粗野、目无上帝的家伙，他的狂妄、残忍，在西部家喻户晓。修果看上了庄园附近一户庄稼人的女儿，米可摩斯节那天，修果知道她的父兄出门了，就和五六个游手好闲的下流朋友一起，偷偷把姑娘抢了回来，关进了庄园楼上的一间小屋里。为了庆祝成功得手，修果和朋友们狂欢痛饮起来。楼下狂歌乱吼和不堪入耳的粗话，让可怜的姑娘做出了令人咋舌的事来。她从窗口爬出来，攀缘南墙的蔓藤一点点地往地面上

滑，到了地面后，疯了一般地穿过沼泽地往家里跑。

过了一会儿，醉醺醺的修果发现姑娘逃了，他发疯似地冲下楼来，掀翻了餐桌，踢飞了眼前所有东西，疯狂地吼道：“我宁愿下地狱，也要抓到那个丫头。”在场的人都被修果的暴怒吓得目瞪口呆，他们骑着马带着猎狗跟着修果追了出去。

修果的黑马跑得太快了，把他的朋友甩出老远。当这群狐朋狗友在沼泽地里撵上修果时惊呆了，少女因为恐惧已经死去，她的身边躺着修果，一只又黑又大的畜生正撕扯着他的喉咙，那个可怕的东西像一只猎狗，可谁也没见过这样大的猎狗。正当所有人不知所措的时候，它把闪亮的眼睛和直流口水的大嘴转了过来。大家吓得大叫起来，赶忙拨转马头逃命去了。据说其中的一个当晚就吓死了，另外两个也落得个终身精神失常。

我的儿子们啊，这就是那只幽灵的传说，据说从那时起那只狗就一直骚扰着咱们的家族，所以我要把它写下来，愿我的子孙能得到上帝无边慈爱的庇护，愿黑色的幽灵永远不再出现，我的儿子罗杰和约翰，你们要切记我说的，同时你们也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们的妹妹伊莉莎白。

这部令人沉重的手稿让空气都变得有些凝固，摩梯末医生把眼镜朝鼻梁上推了推，盯着福尔摩斯，希望他能发表自己的观点。

福尔摩斯打了个长长的呵欠，把烟头扔进了炉火后说：“你认为可信吗？”

摩梯末医生从衣袋里又掏出折叠着的报纸大声说：“问题不在于可信不可信，幽灵又回来啦，这是非常确凿的。现在我



要告诉您一件发生时间较近的事，这是今年5月14日的《德文郡纪事报》，有一篇关于几天前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死亡的简短叙述。”

福尔摩斯皱了皱眉头，变得专注起来。

摩梯末开始读了起来：“虽然查尔兹爵士在巴斯克维尔庄园住的时间不长，可是他的厚道与慷慨已在当地赢得了极好的口碑。众所周知，爵士曾在南非做生意致富，后变卖财产返回英国。他曾公开表示，要在有生之日为乡区做出应有的贡献。”

“查尔兹爵士孤身一人，庄园中仅有仆人白瑞摩夫妇二人，这两人分别是总管和管家妇。据证实查尔兹爵士心脏不太好，犯病时脸色发白、呼吸困难，同时他还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

“整个案件非常简单。查尔兹·巴斯克维尔习惯于睡觉前沿庄园出名的水松夹道散步。5月4日，查尔兹爵士曾声称他第二天想去伦敦，并让白瑞摩为他准备行李。当晚他照常出去散步，可再也没有回来。12点钟的时候，白瑞摩发现厅门开着，他吃了一惊，于是点亮灯笼，出去寻找主人。当时外面很潮湿，所以沿着夹道下去很容易看到爵士的足迹，小路的中间有个通向沼泽地的栅门。种种迹象都说明，查尔兹爵士曾站在门前，然后就沿着夹道走了下去，他的尸体就是在夹道的末端被发现的。有一件尚未得到解释的事实就是：白瑞摩说，主人的足迹在过了通往沼泽地的栅门后就变了样，好像是从那以后就换用足尖走路了。有一个叫做摩菲的吉卜赛人马贩子，当时正在距出事地点不远的地方，他说曾听过求救声，但说不清是来自哪个方向。尽管查尔兹爵士身上无任何遭受暴力袭击的痕迹，可是法医指出他的脸严重变形，甚至无法辨认原貌，解剖尸体后，法医也证实了爵士死于呼吸困难和心脏衰竭。



“据了解，爵士仅有的亲属是爵士弟弟的儿子亨利·巴斯克维尔先生，现已进行调查，以便通知他来接受这笔数额巨大的财产。”

摩梯末把报纸叠好，放回口袋中：“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报纸记录的事实，难道我说得不对吗，幽灵回来啦。”

“有意思。”福尔摩斯靠在椅背上，把两只手的指尖对顶在一起说“再告诉我一些内幕吧！”

摩梯末说：“有些事我连验尸官都没说，我猜想只有您能解开事件之谜。这个庄园周围都是沼泽地，而那儿的住户们相隔得又很远，与查尔兹爵士来往的人也不多，除了和我最熟悉外，就是生物学家斯台普吞先生。我知道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查尔兹爵士的神经紧张到极点了。他深信父辈留下的传说，说自己预感到他已经厄运临头了，而且他不只一次地问过我，是否在夜间出诊的途中看到过什么奇怪的东西，或是听见过一只猎狗的嗥叫。他问我话的时候，声音都在颤抖。

“我记得，3个星期前的一天傍晚，我到他家去，碰巧他正在正厅门前。我看见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令人担心的恐怖，他死死地盯着我的背后，说刚刚看到一个像大牛犊似的黑东西跑了过去。我还在庄园四周寻找了一番，可什么也没发现。

“那天晚上他一直唠叨，说自己快死了，传说中的幽灵找上门了，没办法，我只有陪他待了一晚。为了解释他所表现的情绪，他就托我保存好那个手稿。

“本来，查尔兹爵士会去伦敦治病的，但可怕的灾祸竟在临行前的最后一刻发生了。在查尔兹爵士暴死的当晚，总管白瑞摩立刻就派了马夫来找我，一小时之内我赶到了巴斯克维尔庄园。我验证了所有在验尸过程中提到过的事实，并顺着水松夹道往前察看了他的脚印，查看了对着沼泽地的那扇栅门，看来他曾在那儿等过人，报纸上说在一段路上爵士突然



变成了脚尖走路,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样。我还发现,除了白瑞摩在软土地上留下的足迹外,就没有其他足迹了。最后我细心地检查了尸体,查尔兹爵士趴在地上,两臂伸出,他的手指插在泥土里,面部肌肉紧缩着,可以肯定的是确实没有任何伤痕。验尸的时候白瑞摩说了谎,他说尸体周围没有任何痕迹,可我找到了——就在相距不远的地方,不仅清晰而且是痕迹犹新。

福尔摩斯放下烟斗,轻声问道:“是足迹?男人的还是女人的?”

摩梯末倒吸了口气,声音压得很低:“是个极大的猎狗爪印!”

3

被幽灵追赶的人

摩梯末的话,让福尔摩斯产生了极大的兴奋,就像猎人嗅到了猎物的气息,他原来半躺在椅子上身体竟竖了起来,两眼也显出了特有的关注。

“您真的看到了吗?为什么别人没有注意到呢?”

“爪印离尸体 20 码远,如果没有那个神秘的传说,我可能也不会注意它,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一只牧羊犬,那爪印大的惊人,它好像没有接近尸体。”

摩梯末缓缓站起来,走到窗前,那背影显得如此忧郁,他喃喃自语道:“真是一个又潮湿又寒冷的夜晚。这些日子我好像每天都能听到爵士在奔跑,那巨大的喘息声简直快要让我窒息了。我不知道爵士晚上在等什么,地上的烟灰告诉我:他在栅门边等了 5 到 10 分钟,这一定是个让人焦急的夜晚。”



由于摩梯末的情绪让我们的谈话陷入了一种压抑之中，良久，摩梯末才缓过神来。

福尔摩斯用安慰的目光望着摩梯末：“医生，请告诉我最重要的一点，脚印在小路上还是草地上？”

“草地上看不到任何痕迹。爪印出现在靠近开向沼泽地的栅门那一边的路边。我都不敢想象幽灵会真地再现，反正有人曾在沼泽地里看到过这个怪物，一只大家伙，发着光，狰狞得像魔鬼。现在全区的人走夜路都提心吊胆的……”

福尔摩斯的兴趣越来越大了，语速也加快了几分：“还有一点，栅门是关着的吗？”

“关着，而且用锁锁着，不过栅门下的空隙太大了，任何人都能爬过来了。我检查过栅门，没有任何特别的痕迹。”

福尔摩斯就是这样，挑战越大，越投入，他失望地说：“要是我在那里该多好！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案件，我不相信什么妖魔鬼怪，不过倒真想瞧瞧它们长得什么样。哦，对了，那位继承人什么时候到？”

摩梯末看看表：“可能已经到了，我对这位年轻的绅士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一直在加拿大务农，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家都说他人品不错。”

“还有没有其他财产继承人？”

“没有了。在他的亲属之中，我们惟一能够查到的另一个人就是罗杰·巴斯克维尔，查尔兹爵士最小的弟弟。罗杰是个坏种，简直可以说作恶多端，1876年生黄热病死在了美洲，据说，他长相和家中老修果的画像惟妙惟肖。现在我们找到亨利是爵士二弟的儿子。死去的老爵士交待过我，千万别把家庭里的最后一位继承人带到毛骨悚然的庄园里来，可庄园毕竟是亨利的家啊，我能怎么办，只好求您帮忙了。”

福尔摩斯考虑了一会儿说：“别急，您先去看看老爵士的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侄子,事后我会去找你的。”

送走摩梯末后,福尔摩斯回到了房间里,并吩咐我为他送上两壶浓咖啡。按照规矩,福尔摩斯又得独自静坐很长时间,我怀疑那些独到的见解,都是在烟卷的熏烤和咖啡的浸泡中产生的。我没有打搅他,悄悄地离开了。

这一天,福尔摩斯几乎除了在地下室简单吃些东西,几乎没出来。第二天一早,我敲开了他的房门,屋里烟气腾腾,呛得我直淌眼泪。福尔摩斯半躺在长椅上,就像个雕塑。他见我进来,伸了个长长的懒腰,“一天的功夫我去庄园里转了转,真累人!”

“别骗我了,你什么时候出去的,我怎么不晓得!”

“在这儿!”福尔摩斯朝桌上的一张地图努了努嘴,“看,沼泽地的地图,我的‘魂灵’在这张地图上转了一天。我相信真的到了庄园也不会迷路的。”

福尔摩斯指着地图说:“这里是与我们有关系的地区。中间的地方就是巴斯克维尔庄园,我想那条水松夹道是这儿,咱们的朋友摩梯末的住宅就在这里。在半径5里之内,只有很少几座零星散布的房屋,这儿是莱福特庄园,还有一处注明了的房屋,可能是那位生物学家斯台普吞的住宅。地图再加上摩梯末的证词,我弄清了几个问题,譬如说,在那一段夹道上他为什么用足尖走路,其实这是爵士在奔跑,在逃命,他肯定是看到什么东西,让他疯了,可惜他的头脑不做主了,一直跑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上死去。但当晚他在等谁呢?为什么要在水松夹道而不在自己的房子里等人呢?算了,我也该休息啦,等明天和摩梯末、亨利爵士见面时再进一步打算吧。”



4

奇怪的信件

当时钟的指针指向上午 10 点，摩梯末带着亨利男爵来了。男爵 30 岁左右，个头不高，却显得很精干，棱角分明的面容带着几分好斗的神色，但他那双眼睛却透露出的沉着和宁静自信，让人感觉到他已经漂泊很久了。

寒暄之后，亨利爵士并没有直奔主题，而讲起了早上遇到的一件怪事。今天早上，亨利爵士刚要出门的时候，便收到服务员送给他的一封信，信没落款，只有一行用铅印字贴成的句子：

